

几回掩卷哭曹侯

满族文学论集

张菊玲 著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辽宁民族出版社

几回掩卷哭曹侯

满族文学论集

张菊玲
著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张菊玲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几回掩卷哭曹侯：满族文学论集 / 张菊玲著.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7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ISBN 978-7-5497-0831-4

I. ①几… II. ①张… III. ①满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309号

几回掩卷哭曹侯：满族文学论集

JIHUI YANJUAN KUCAOHOU: MANZU WENXUE LUNJI

出版发行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沈阳市印刷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180mm×250mm

印 张：28

字 数：500千字

插 页：1

出版时间：2014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 璜

封面设计：杜 江

责任校对：林 华

标准书号：ISBN 978-7-5497-0831-4

定 价：60.00元

法律顾问：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www.lnmzchs.com

举报电话：024-23284336

邮购电话：024-23284335

联系电话：024-23284340

淘宝网店：lnmz2013.taobao.com

内容提要

本书题目“几回掩卷哭曹侯”，摘自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永忠与曹雪芹是同时代的满族作家，彼此却未及谋面，他在雪芹身后读到《红楼梦》，感慨万端。本书作者藉此诗句，用来表达多年研修满族文学的基本体认。

这部文集，辑入作者自20世纪后期以来撰写的34篇学术文章。下析5个栏目：“纵揽”一组是对满族文学史的整体把握；“化境”一组是对清前期满族文学的诠释；“经典”一组考辨名著《红楼梦》与满族的文学关系；“夕照”一组研讨清代晚期满族文学；“嬗替”一组则是对20世纪满族作家作品的寻绎。

作者张菊玲，是国内满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名家之一。本书“代前言”《探寻别人所不经意的》，原为作者纪念其恩师吴组缃的文章。吴先生的教诲——“探寻别人所不经意的”，一直是作者的学术座右铭，也构成阅读本书的提示。



张菊玲 女，1937年生，江苏南京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1960年至196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师从吴组缃教授。1965年4月至1979年2月，曾在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西城师范学校、西城教师进修学院任教。自1979年2月起，转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今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曾任该系教授及该校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初时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小说史，曾参与撰写《中国小说史稿》，为编委会成员。还参与了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章节的写作。独立完成并出版过《明清章回小说研究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满族文学研究，主要学术著作包括《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合作）、《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旷代才女顾太清》、《纳兰词新释》（合作），尚发表有《清代满族作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等数十篇学术论文。

探寻别人所不经意的（代前言）

在家里客厅的正墙上，中间挂的是王冕的《墨梅图》，两旁分别是我们两人的研究生导师的墨宝。恩师吴组缃先生曾于1986年为我们题诗一首，诗中充满对我们治学道路的无限关爱与期许。20多年来，时时抬头看着它。总在激励着自己：继续埋头读书，寻访别人尚少经意的资料，探求别人未曾深涉的垦地，写出别人未多阐说的见解。这是吴先生指导我读书为学之路。如今，虽已满头白发，年逾七旬，吴先生指导引路之情，依然烛照于心。

我是1955年考进北京大学的，正处在共和国的黄金时代。社会上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马寅初校长用他独特的浙江官话，在新年晚会上，号召北京大学学生努力学习；又值院系调整之后，中文系聚集了全国顶级的文学、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的专家教授，当时能够聆听到知名学者的讲授，再钻进全国高校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读书，我们这些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响应号召，拼命学习，努力奋斗，几乎真的有些忘乎所以了。

其实，现实中并没有象牙之塔，时代思潮早在我们身上打着深刻的烙印。1957年夏季，突然袭来的政治浪潮，使美丽的燕园从此失去宁静。紧接着1958年伊始，多数时光又在下乡劳动、修十三陵水库、大炼钢铁中匆匆度过，等我们再回到课堂读书时，我已只会“以革命的名义”说话作文，只用“政治标准第一”评判文学作品。

至今还记得，那年在文史楼一层西边的大阶梯教室，召开学术讨论会，我竟以《地主阶级诗人王维》为题作了发言，所讲的内容，现已记不清了，但可

以从随后我们年级“拔白旗，插红旗”，苦战一暑假，“大跃进”式地写出的我们骄傲地称作红皮《中国文学史》中看到影子。在这部1958年国庆节出版的将我们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老师观点“打倒”，自封为“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里，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隐逸诗派，被说成是“诗歌高潮中的反现实主义流派”，批判王维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悠哉游哉的寄生生活”、王维的诗歌“表示自己的贵族、地主的闲逸心情，并进而引导人退隐”等等，这些段落的文字初稿，是由我执笔的。现在重翻那些章节，将这些简单幼稚、“左”倾教条的话语引述出来，不觉十分汗颜！但，这就是在得到吴先生直接指导前的我。

当“大跃进”的“高烧”退去以后，冷静下来，请了几位当时认为是“进步教授”的老师，参与我们修改《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四册改定本《中国文学史》，作为1959年向国庆10周年献礼完成后，秋冬之际，我们又分成《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小说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民间文学概论》等小组进行编写工作。与前两套《中国文学史》署名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略有不同，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稿》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编辑委员会。相同的是，依然没有留下每个人的姓名。实际上，这部书编写的全过程，都是在吴先生指导下进行的，我们有20多名同学参加，由黄衍伯、闵开德和我组成编委会；后期定稿，编委会成员又加进张炯、陈丹晨。第一次编委会就在吴先生家客厅进行；以后，有关全书指导思想、章节架构、分工合作、写作提纲、改稿定稿……也都是在吴先生这里拍板。这部书浸润着吴先生的心血，却不曾有一处提及。1960年大学毕业前的初夏，全体组员均聚到吴先生家，并在院子里与吴先生合影留念。我们五个人又与吴先生一起走到未名湖边拍了张合影，这些照片，我一直珍藏着。这是吴先生指导我们写作《中国小说史稿》的永恒纪念。

我与吴先生的师生情缘，因编写小说史得以加深，毕业后留作吴先生的研究生，更受到吴先生的悉心指导。吴先生一生经历了国家、民族的深重苦难，一直为追求光明与理想，在艰难坎坷的道路上跋涉，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操守与骨气。早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时，吴先生就以小说《一千八百担》蜚声文坛。但他认为，“文学若作为政治工具未必有益”，20世纪40年代时，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说：“过去中国新文艺作品之普遍被公式主义所统照”，所以，解放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文艺创作，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想写的不能写，能写的又

写不好，只好不写！”回望60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像吴先生这样坚守自己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关于作文作人，在近年披露的1945年10月4日的日记中，我读到他曾经说过：“我平日认为作文当如作人，自有一种气势格局，不容含混苟且。相同的，作人亦如作文，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吴先生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此后的漫长岁月，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中，他总是特立独行，不忤不求，刚直不阿。

有幸能够师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师，通过言传身教，耳熏目染，为我奠定了一生为学做人的准则。

记得召开第一次小说史编委会时，吴先生就指出：必须少喊口号，少发空洞理论，踏下心来读书，只有占有大量资料之后，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于是，编委会分工把口，全体同学都去钻图书馆看书，“几个月间，平均每人读了30多部书，总计读了600多部珍稀小说”。因此，尽管我们在写作小说史稿时，仍不可避免地带着浓烈的大批判色彩，字里行间充斥着当时的流行语，但终究已与红皮文学史有所不同了。经过一番用心读书之后，说出的见解，也还能有些新意。

这里，仅以我所承担分写的明清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小说为例。它们并不是全书的最重要章节。刚开始我写了一份粗浅的提纲，交给吴先生看后，结果是不通过。针对我的毛病，吴先生要我再多下力气，克服浮躁，好好读书，学习作文，并且说：“你负责的这部分小说数量很多，很受民间欢迎，应该不怕麻烦地去发掘别人不大经意的资料，以求探论别人未曾多加阐述的见解。”吴先生的指导，不但改变着当时存在我身上的简单幼稚病，更打开了以后我遵循一生的治学之路。遵照吴先生点示，我先去未名湖岛亭新华书店买了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本书，成了以后不时翻阅的必读书。50年下来，如今早已破损。近水楼台，我又上门拜访了就住在吴先生家北面湖心岛上的孙楷第先生。1959年冬初雪时节，我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查书，经搜索竟发现了孙楷第先生认为存于大连图书馆的、明代崇祯六年刊行的《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一时间，真是喜出望外，回来即在年级走廊里用大字报将“发现珍本小说”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以后天天去阅读，还找到了明代崇祯四年刊行的《隋炀帝艳史》，而将这两本已不大有人提及的作品，与至今广为流传的清代初年褚人获的《四雪草堂重编隋唐演义》进行比对后，又有新的发现：原来褚人获是将前两部书合并增删改编而成的。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

这些“说唐”题材小说的原本与发展脉络，多不为学者注意，现在第一次由我们在《中国小说史稿》里，依据发现的新资料，作了较为充分的评介。《中国小说史稿》的其他重要部分，由注意提升自己理论水平并下过功夫思考的学友承当，有不少具有新意论断，虽然难免还有“左”倾教条主义印痕，毕竟因我们多读了一些珍稀小说，少了些空洞的泛论，尚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1984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时，我见到了当年即已传到海外的盗版书《中国小说史稿》；1991年10月在香港浸会学院，又了解到他们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中，指定的参考书之一，即是当年我们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稿》。今天，这部书已很少被提到了，但在那样政治和学术气氛的年代里，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应该能算是一块里程碑的。

攻读明清文学研究生期间，在吴先生指导下，我继续研究明清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可喜的是，在北京大学善本书室，从马氏藏书中，查到了许多明清戏曲小说资料；并且又看到一套明版《隋史遗文》。根据阅览善本书的严格规定，只能带铅笔抄录，在写作毕业论文的一年里，几乎每天到旧大馆顶层的善本室去读书，很多时候，只有管理善本的赵老先生和我一人。不但仔细将“说唐”系列小说的来龙去脉，一一进行全部文字的比对，又对于明末清初活跃在苏州地区的作家，如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褚人获、毛宗岗等人的诗文、小说评点、戏曲作品，作了大量的笔记与卡片。研读古书的孤寂，与发现新资料的愉悦，全都融在其中了。其间，每月到吴先生处汇报。吴先生教我如何分析、作文，我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明末清初英雄传奇小说》。不幸的是，因参与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初稿写作，延长了研究生年限，等到1965年2月毕业分配，我竟被分到外专去教华侨学生学普通话。不久，又遭遇“文革”，整整14年，没能再接触到古籍。1979年2月，经过千难万难，好容易被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于是，我先将研究生毕业论文修改成《〈隋唐演义〉考》，1980年4月发表在学院刊物上；再去大连查阅满铁图书馆所藏的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加上研究生期间积累的资料，编辑成《明清章回小说研究资料》一书，1980年10月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我还为77、78级学生开设了“中国小说史”选修课。这些，都是在努力弥补已经失去的一切。可是，考虑自己学校教学特点和研究潜能局限，最终，还是放弃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作为吴先生的不才弟子，我辜负了吴先生多年来在这方面的辛勤培养教育，当1994年1月在八宝山最后送别吴先生时，我跟在哭得

很伤心的大师兄陈贻焮教授后面，也是泪如雨下，不能自持。

1981年之后，在中央民族学院，根据学校的条件和需要，我开始从事清代满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面对一个十分生疏的领域，又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研究领域里未经多少人垦殖过的荒地，甚至有的还是研究“禁区”，难度相当大。我依旧循着吴先生指引的治学路子，去图书馆里，查阅别人不经意的书籍，以求有所发现、有所认识，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除在民族学院图书馆里阅览潘光旦先生的藏书外，还必须到北图去查找。真没想到，久违了的北图，所有的线装古籍，在“文革”期间，全被放到柏林寺破庙里了。在1981年又一个北京寒冷的冬天里，我与一名78级学生，来到雍和宫东面的柏林寺，一间破旧不堪的大殿，权当作临时阅览室，摆放些桌椅，让读者借阅书籍，中间还挤放着带烟囱的火炉，勉强维持室内的温度，不至于使读者受冻。这一切，与文津街北图的高大、富丽、典雅、幽静，简直无法相比。可是，室内的情景，却与当年的清寂完全不同了：不算大的破殿里，坐满了读者，且都是上了年纪，穿着旧棉袄、戴着棉帽子的知识分子。身边取暖的铁炉子上，有人还放了馒头烤着，以便中午不用外出吃饭，怕耽误阅读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大家都是这样拼命地干着。我每次须转乘几趟公共汽车，从燕东园家中赶到柏林寺，这样起早贪黑地忙碌，除教课外，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学期。当我拿到一册册尘封已久的古籍后，总是被这些发黄的书页深深吸引，赶紧头也不抬地抄录，其余，什么苦与累都顾不上了，与古人对话，其乐无穷的感受，充满于心。让我至今难忘的是，几乎每次我都能见到的一位长者，他埋在一堆古书中，仔细研读，有一回，碰上了一起交借书条，我看到他写的名字是“王利器”，不禁肃然起敬，向他一鞠躬说：“您是学长，我也是北大毕业的。”他告诉我说：“平生藏书，均已被抄走，现在总算可以再从事古籍研究了，只能天天步行到这里来借阅，好在家就住北新桥，还不算远。”北大前辈学者这种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深深感动着我，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家，还天天挤在如此简陋的环境里研读，给我很大的鼓舞，北大学人拥有的严谨治学的学风，在他们这些老学者身上，仍在一代又一代传承着。老先生的《文镜秘府论校注》于1983年出版，谁能想到这部后来得到日本文部省大奖的传世之作，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中产生的哩！我也兴奋地在柏林寺查找到了许多被遗忘很久的线装书，如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延芬室集》手稿本等清代旗人的诗文集；经过努力，1983年，率先在高校中开设出“清代满族文学”课程，并

开始发表研究论文，吴先生一直关注我这项新课题的研究，稍有进展，即于1986年赠诗加以鼓励。终于，1987年2月出版了我与两名学生一起编注的《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1990年11月我的学术专著《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也出版了。

吴先生的晚年，又遇到一场更猛烈的政治风暴，他未改刚直不阿的品格；在吴先生做人作文不容含混苟且的原则影响下，“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们与老师们的情谊，经受住了最严酷的考验。而在学术研究中，要能像吴先生那样“自有一种气势与格局”，必须耐得住寂寞，坐在冷板凳上，访读别人不大经意的书籍，将自己对满族文学的探讨深入进行下去。

1995年春天，在日本大阪大学任课时，请日本京都大学笕文生、笕久美子教授帮忙介绍，我得以到大阪十三驿的杏雨书屋，阅览了为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珍藏的清代女词人西林春（顾太清）的原抄足本《天游阁集》。这是我访读珍稀古籍以来，又一次的喜出望外。当亲手触摸到蓝色函套中淡素发黄的宣纸，见到一行行清丽娟秀的小楷写下的诗词，身处异邦的我，心中涌起的激动与喜悦，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更重要的是，这部手抄真本，呈现出太清一生创作的原貌，解了学术界曾经以讹传讹的迷惑。归国后，又得太清后裔金启琮教授所赠《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等书，我撰写的学术专著《旷代才女顾太清》于2002年出版。

满学研究领域，有着多年不曾逾越的“禁区”，要想有所突破，更需要占有曾经存在过却又被长期遮掩的历史资料。利用在日本教学之便，我尽量多搜集一些国内已不大能见到的清末民初旗人的文学作品，其间，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大力协助。例如民国期间活跃在东北地区的旗籍报人作家穆儒丐，曾于1916年至1944年，在沈阳日系报纸《盛京时报》上，发表过大量通俗小说和其他作品，国内已很难找到，在好友日本国学院大学芦田肇教授的帮助下，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学研究所，影印了一大批穆儒丐的原作。又如清末旗籍报人松友梅的小说《小额》，被关西大学日下恒夫教授定为汉语课本，学生花田可裕专门买了一部精装本送我。为了能让现在的读者方便看到这些小说，我曾花了很长时间与精力，将松友梅的《小额》、王冷佛的《春阿氏》、穆儒丐的《北京》等十几部清末民初的旗人小说，在尚未用电脑的十多年前，用手抄方式，重新加以标点，艰难地集成《清末民初满族作家小说集成》，共有100多万字手稿，交给一家出版社后，就杳无音信了。

习惯甘于寂寞。退休多年来，一直未停止这方面工作。后来多了以电脑查询与储存资料的现代化手段，更加方便利用了。现在，继续探寻着近100年来满族文学发展的轨迹，又发表过《香山健锐营与京城八大胡同——穆儒丐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驱逐鞑虏之后——论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等系列论文。

往事匆匆，难叙难述，未尽之语，不能言说，就此打住。

仅以太清《金缕曲·自题听雪图小照》中的名句：“岂为平生偏爱雪，为人间留取真眉目”，为本文作结。

2010年“大寒”，于京西蓝旗营

（本文原载《我们的学友——北大中文百年纪念》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目 录

探寻别人所不经意的（代前言）	001
----------------------	-----

纵揽·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清代满族作家文学创作简论	003
满族和北京话	
——论 300 年来满汉文化交融	013
略论清代满族作家的诗词创作	030
论清代满族作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	043

化境·家家争唱饮水词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身世探赜	
——《纳兰词新解》序言	061
论康熙间王公府邸庄园文学	077
清初宗室诗人岳端的题画诗	090
岳端和孔尚任	101
岳端与禹之鼎	108
满族诗人文昭	114
清初北京满族诗人作品中的民俗美	117
郑燮与满族人士的翰墨缘	125

袁枚与尹继善父子	137
满族诗人铁保的边塞诗	150

经典·传神文笔足千秋

产生《红楼梦》的满族文化氛围	155
《红楼梦》女性观新探 ——《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研究之二	168
“一梦红楼感纳兰” ——《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研究之三	188

夕照·梅花万树影婆娑

顾太清	205
“为人间留取真眉目” ——论晚清满族女作家西林春	207
以春天命名的满族女词人西林春 ——读太清词札记	227
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	234
“时尚土风朝暮改” ——《草珠一串》所记清代后期嬗变中的满族习俗	246
清代京师旗人消遣文化	252
重说晚清满人京话小说《小额》	266
清音绝响——八旗子弟书	279

嬗替·写出胸中块垒时

清末民初旗人的京话小说	303
“驱逐鞑虏”之后 ——谈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	318
风云变幻时代的旗籍作家穆儒丐	331

穆儒丐的晚年及其他	352
香山健锐营与京城八大胡同	
——穆儒丐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	359
阅读老舍，记住曾被遮掩的民族历史文化	382
《正红旗下》悲剧心理探寻	390
“知心同骨肉”：老舍与吴组缃	
——读《吴组缃先生日记摘抄》	406
侠女玉娇龙说：“我是旗人”	
——论王度庐“鹤一铁”系列小说的清代旗人形象	418
编后记	435

JIHUIYANJUANKUCAOHOU

纵揽·别有根芽， 不是人间富贵花

